

樂 腔

百卷詩



長安書店出版

百 花 詩

·秦腔·

整理者：本 店 編 輯 部
封面劇照：高 陵 劇 團 演 出 之
[陸 瑞 英 領 銜] 一 場
長 安 書 店 出 版

(西安東大街318號)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002號

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 數：1—15,000

字數：35,880字 1958年9月第 一 版

印張：1 $\frac{1}{2}$ 195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T10095,338(新)

定價：一角六分

K24
C23

百 花 詩

第一場 魚市拒婚

陆 言：（上念引）家貧多忧虑，人穷志不屈。

（白）小老陆言，京都人氏，婆儿去世，所留一女，家貧如洗，全凭打魚度日。这几日雪深水冻，魚不上网，家留几味干魚，不免拿奔大街市上去卖了！（唱慢板）

家貧无有隔宿米，天寒水冻难打魚。

拿上干魚長街去，換来錢鈔解燃眉。（齐）

（白）卖魚来！卖魚来。

王 远：（上念）奉命提亲事，脚下走的急。

陆 言：卖魚来，卖魚来。

王 远：噢！巧极！妙极！正好陆兄在此，待我上前见过。陆兄請来見礼了。

陆 言：噢，原是王大爷，还礼了。

王 远：請問陆兄，近日干些何事？

陆 言：家丢几味干魚，拿在大街来卖。

王 远：几味干魚，能值多少錢鈔？你我以奔酒館，另有好事照顧。

陆 言：如此小老便叨扰了！

王 远：不必客气，随着我来。（轉場）来此已是，酒保走来。

酒 保：（上）来了！来了！呵，原是王大爷，請进，請进。

王 远：酒保，好酒抱上来。

酒 保：是。要酒有酒，我的买卖趁手。佳酒十八壺。

王 远：好狗头！酒未會清賬，何言十八壺？

酒 保：王大爷，我說是展桌子取抹布，誰可說是十八壺些！
（端酒上介）

王 远：强辯了！

酒 保：与王大爷滿起，与陆兄也滿起。

王 远：酒保，不用你伺候。

酒 保：是。（下）

王 远：陆兄，你我先来品品酒味如何？

陆 言：好酒，好酒！

王 远：陆兄，但不知近日你家度用如何？

陆 言：唉！王大爷既問，听我道来！（唱慢板）

叹家貧父女們缺吃少用，度光阴全凭着打魚为生。
偏遇着这几日天寒水冻，父女們直落得愁悶无穷。

王 远：哎陆兄！（接唱原板）

陆兄不必心伤痛，听为弟捫話說心中：

乘龙佳婿早选定，管教你享福不受穷。（齐）

（白）陆兄，聞听令媛年已及笄，何不早选名門？
你也有个依靠。

陆 言：小老久有此心，但恨目前无有可意主家。

王 远：目前倒有可意主家，慢說長年富貴，就是想坐一官
半职却也不难。

陆 言：但不知王大爷說的是那一家呢？

王 远：不是別家，就是我家刑部赫老爷。

陆 言：哎呀！小老家貧，实实不敢高攀！实实不敢高攀！

王 远：呃！怎么不敢高攀？只因我家赫老爷，年过五旬，
乏嗣无后，因而要娶你女作妾。

陆 言：王大爷免开尊口，我陆言虽然貧，只守一个女儿，
万万不能与人作妾！

王 远：陆兄呆了你了！令媛过門，若还生得一男半女，她
先有夫人之位么。

陆 言：王大爷，此事实难从命！

王 远：陆兄！岂不知一家有女百家求，

陆 言：一家聘定百家休。

王 远：当道花枝由人折，

陆 言：王大爷！貧富焉能配鸞儷。

王 远：哼！我把你个不識抬举的老狗！拿个刑部大堂，难道还聘不下你家个賤丫头？也罢！这是百兩銀子，与你留下，允亲明早也要抬亲，不允亲明早也要抬亲。正是：（念）敬酒不吃吃罰酒，看来真是驕骨头。（走介）

陆 言：王大爷再作商議。

王 远：（折返）哼！我把你个不識人敬的个老狗！（下）

陆 言：王大爷轉来，王大爷轉来。唉！这样的人！他竟然走了！这般时候，只好携了銀兩魚籃，回家去了！（唱七鍾帶板）

赫大寿作官心不正，仗势欺人敢胡行。

小老人穷骨头硬，怎能叫女儿作小星。（下）

第二場 柴門打役

陆瑞英：（上唱慢板）

老爹爹去卖魚大街市上，为衣食年迈人受尽悵惶。

眼看昔日偏西寒鴉噪嚷，父不回不由我挂肚牽腸。

（边作活計，边向外了望介）

陆 言：（上唱浪头帶板）

迈步几急忙回家往，心慌意乱无主張。

这才是大禍从天降，見了女儿說端詳。

陆瑞英：爹爹回来了。

陆 言：为父回来了！

陆瑞英：爹爹可曾將魚卖过？

陆 言：儿呀！提起卖魚，真是一言难尽哪！

陆瑞英：請問爹爹，往日卖魚回来，欢天喜地，为何今日

来，双目捧泪，此情为何？

陆 言：唉！为父奔上大街卖鱼，遇見赫府总管王远……

陆瑞英：可是常来咱家买鱼的王远？

陆 言：正是的？

陆瑞英：王远便怎么样？

陆 言：王远言道，刑部赫大老爷，乏嗣无后，要娶我几作妾。

陆瑞英：爹爹，你是怎样的回答？

陆 言：为父再三推脱，誰料怒恼了王远，是他临行放下白銀百兩，言說允亲明早也要抬亲，不允亲明早也要抬亲。几呀！这就是我父女的禍事到了哪！

陆瑞英：唉！好贼！（唱攤头帶板）

听一言气的我滿腔澎湃，赫大寿賊真是豺狼心腸。
要姑娘順从你几休妄想，拚一死告御狀却有何妨。

陆 言：（接唱帶板）

叫女儿且莫要那样言講，赫刑部势力大难訴冤枉。
脫虎口除非是逃奔他往，如不然咱父女难免禍殃。

陆瑞英：（接唱）

叫爹爹莫要慌寬心且放，大禍到女儿我自冇主張。

陆 言：（接唱）

我这里急忙將柴門关上，（关門介）

今夜晚莫大意多加提防。（同下）

（四人役、二灯伙引廉理乘轎上）

廉 理：（唱尖板）

披星戴月上朝班，（轉唱塌板）待漏院敬候把主參。
六街寂靜灯火暗，一陣风吹过遍体寒。（齐）

灯 伙：禀老爷，来了一股子黃风，一下子把灯院刮灭了。

廉 理：如此与爷住轎。

人 役：住轎。

廉 理：人来。

灯 伙：伺候老爷。

廉 理：去看前边人家可有灯火。

灯 伙：是。禀老爷，前边有一人家，从門縫里露出灯火。

廉 理：前去点火燃灯。

灯 伙：是。开门来！开门来！

陆 言：（上唱尖板）

忽听得柴門外有人呼喊，

灯 伙：开门来！开门来！

陆 言：（接唱）

莫非是那王远来到此間。

叫女儿万莫可出头露面，

（白）女儿，你……快快藏躲了！

陆瑞英：（上接唱）

老爹爹休惊慌有几承担。

陆 言：儿呀！耳听門外喚門，想是王远拾亲来了，說是你快快藏躲！

陆瑞英：唉呀爹爹！前去开门，孩儿手执棍棒，打死王远，再好逃走不迟。

陆 言：儿呀，打不得！

陆瑞英：爹爹莫要管！（唱七鍾帶板）

老爹爹莫攔攔且放大胆，快快的开柴門躲在一边。

（白）爹爹快快开门。

陆 言：儿呀，万万打不得。（开门介灯伙拥进被瑞英打介）

灯 伙：老爷！老爷！小人把門叫开，有一瘋魔女子，打的小人不敢上前。

廉 理：不必多言，站在老爷身后。

灯 伙：是。

廉 理：这一女子，横打老爷灯伙就該一死！

陆瑞英：你搶夺民女作妾，就該万死？

廉 理：呃！这话从何說起？

陆瑞英：哼！你还佯装不知！（唱紧七锤带板）

莫道你刑部堂官高爵显，是王子犯了法庶民一般。

莫看我渔家女出身微贱，要从你除非是日出西山。

廉理：原是个疯魔女子！

陆言：哎！我的赫老爷！

人役：疯老汉！疯老汉！

陆言：（唱带板）

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西，尊一声赫老爷细听我言：

民女儿万不能与人作小，愿老爷向别处另觅嫖娼。

（齐）

廉理：我朝那家公卿，强买你女作妾？

陆言：王远言道，刑部赫大老爷要买民女作妾。

廉理：你名叫什么？

陆言：小人名叫陆言。

廉理：你且前去觅火燃灯，看我可是赫老爷？人来！灯笼付与陆言。

灯伙：是。陆言！老爷命你把灯点着，快去！

陆言：女儿点了灯笼。（瑞英点灯付与陆言）

灯伙：你点着了，待我打住，你看是赫老爷么，还是白老爷。

陆言：待我观看。哎呀！原是青天廉老爷到了。女儿随父快快跪了！民女不知，误打老爷人役，罪该万死！

廉理：老爷不怪罪于你，你父女站起来。

陆言：谢过老爷！

廉理：这是陆言，赫刑部要买你女作妾，可有何物为证？

陆言：有王远丢下的百两银子为证。

廉理：既有银子为证，老爷有心命你对证王远，你可愿去？

陆言：小人不敢离家。

廉 理：怎么不敢离家？

陆 言：王远言道，允亲明早也要抬亲，不允亲明早也要抬亲，因此小人不敢离家。

廉 理：这却无妨，將老爷的灯笼悬挂你家門首，料这贼不敢輕入。人来，將灯付与陆言。

人 役：陆言，將我家老爷的灯笼挂在你家門首。

陆 言：女儿悬了灯笼，看过百兩銀子。

陆瑞英：是。（悬灯取銀介）爹爹，这是百兩銀子，拿去宁要早些回来。

陆 言：我儿謹慎門戶。

廉 理：陆言！随在轎后。正是：（念）可恼刑部逞强梁，

陆 首：（念）全仗老爷作主張。（同下，瑞英关門下）

第三場 朝房嘲奸

蔣 炎：（上念）晨星三五月色殘，

艾木賢：（上念）朝臣待漏五更寒。

赫大寿：（上念）刑部大杖咱執掌，

众：（同念）食王爵祿保江山。

蔣 炎：学士蔣炎。

艾木賢：吏部尙書艾木賢。

赫大寿：刑部大堂赫大寿。

蔣 炎：众位大人請了。

众：請了。

蔣 炎：今逢大朝之日，圣上登殿，你我来至班房，怎么还不見廉学士到来？

众：道鑼声响，廉大人来也。

廉 理：（上念）王事苦馳驅，晝夜不宁息。

陆 言：陆言伺候老爷。

廉 理：陆言，向內边去不得了，且在午門等候。

陆 言：是。（下）

廉理：众公早到班房，請来見礼了。

众：还礼了。

廉理：众位大人請坐。

众：一同坐了。廉大人你乃內廉學士，就該早到班房，为何来迟？

廉理：众公不知，非是下官来迟，今日上朝，路遇一事，說来十分的可笑！

众：廉大人，有什么可笑之事，何妨講与我們一听。

廉理：众公不嫌聒耳，听我道来！（唱塌板）

未开言先告罪恕我大胆，乡民中有漁翁名叫陆言。
他女儿直生得芙蓉粉面，賽得过瑤池女汉室貂嬋。
楊柳腰风摆动著笑好看，真乃是唐宵娘步步生蓮。

众：廉大人，你偌大高年，还来貪愛美色，果算得个老有少心！哈……（同笑介）

廉理：非是下官老有少心，还有一人，更胜我廉理十倍！

众：廉大人，你說的是那一家？就該講来。

廉理：提起此人，远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！

众：廉大人請講！

廉理：众公請听！（唱帶板）

有一人比學士更加可厌，貪美色仗官勢欺压閭閻。
他也曾掌刑法依律断案，他也曾帶烏紗身穿罗藍。
論年紀五旬外須发蒼髯，他还是越礼法搶夺婚姻。

众：听廉大人講說一遍，想是我們一殿之臣？

廉理：正是我們一殿之臣。

众：但不知是那一家？

廉理：提起此人，不是別的，就是刑部赫大人！

赫大寿：呸！廉大人这就不是！我和你素日无冤，往日无仇，說来講去，为何說到老夫的身旁？

艾木賢：慢着，赫大人，你无有此事，难道廉大人誤攀你不成，誣賴你不成？

赫大寿：我并无此事！

廉 理：當言講的却好，无风不起浪，丑事难盖藏。我且問你，你府可有个王远无有？

赫大寿：呃！这个，嗯，倒有个家人王远。

廉 理：好道，却又来！（唱七锤带板）

你只說做此事无有人見，又怎知官不正民有怨言。
那王远他本是奉命差遣，百兩銀作聘礼强結姻緣。
可笑你年紀迈不顧嘴臉，貪美色欺良民无法无天。
非是我在朝房来揭你短，为大臣喪廉耻枉作高官。

赫大寿：（接唱）

廉大人咱兩家无仇无怨，你为何在朝房侮辱下官？
我这里对蒼天敢发誓愿，有此事管教他尸骨不全。

蔣 炎：廉大人，赫大人如此发誓，想必无有此事？

廉 理：现有陆言作証，怎得无有此事？

艾木賢：既有陆言作証，看来此事越发真了！

赫大寿：好！廉大人，你我朝王以毕，講到我府与王远对証，你看如何？

廉 理：如此打扛！

蔣 炎：二位大人不必爭論，远望高力士出宫来也。

高力士：（上念）龙凤台前出入，百官面前傳言。

（白）众位大人請了。

众：請了。

高力士：圣上昨夜与楊娘娘以在百花亭中飲酒吟詩，适才傳下旨来，今早免朝。廉大人，这是楊娘娘作下的百花詩稿，命你帶回府中批点。

廉 理：为臣遵旨！

高力士：散朝。（众同下）

陆 言：（上）陆言侍候老爷。

廉 理：陆言，老爷命你辦府与王远对証，不要胆怕，隨在轎后。

陆 言：是。

廉 理：我可莫聽赫大寿！赫大寿：管教你：人前出尽丑，
好夢总难成。打轎来！

人 役：起轎。（下場）

第四場 韓府对証

王 远：（上念）出入刑部府，站立公卿門。

来往官吏士，誰不奉承咱。

（白）总管王远，車馬彩轎准备停当，候老爷回府，要抬陆言的女儿，一拜而成亲。道鑼声响，老爷回府来了。

赫大寿：（上念）可恼王远太无才，作事不密惹祸灾。

王 远：王远接見老爷。

赫大寿：好不气煞人了！

王 远：老爷，小人作事不差，为何上气？

赫大寿：奴才！作事不密，那事已被廉理知曉了！

王 远：老爷，小人車馬彩轎准备停当，今晚把陆言的女儿抬进我府，明日陆言就是咱的内亲，我家廉老爷縱然知曉，量他岂奈我何。

赫大寿：胡道！廉理帶領陆言，目刻就来，还等得到明天？

王 远：如此老爷作主吧！

赫大寿：哎呀！（三押）想起了。王远，廉理到来，老爷問你，你只是一言不答，老爷自有主張。

王 远：誠恐小人忍他不住。

赫大寿：宋近走来。

宋 近：（急上）侍候老爷。

赫大寿：宋近，与王远口中塞一紙丸，霎时廉大人到来，不許他声張。

宋 近：是。（与王远口塞紙丸介）

王 远：这……

百 花 詩

赫大寿：帶下去！（宋近應聲強迫押王遠下）

內 聲：廉大人到。（宋近暗上）

赫大寿：呵！怎麼說廉大人到了？

宋 近：正是。

赫大寿：宋近附耳來。（與宋近耳語介）

宋 近：小人明白了。

赫大寿：有請。待我出迎。

宋 近：有請。

廉 理：（上）赫大人轉上，待我拜過。

赫大寿：不必多禮，快快請坐。

廉 理：謝座。

赫大寿：廉大人，身後他是何人？

廉 理：那就是陸言。

陸 言：陸言與大人叩頭。

赫大寿：陸言，你往上跪，再往上跪，何人與你百兩銀子，強買你女兒作妾，你從實的講來。呃！為何不言？為何不言？

廉 理：陸言，放大膽的回來，有老爺在此，不怕什麼！

陸 言：我的赫大老爺！（唱尖板轉雙錘）

未開言忍不住個懷淚吊，尊一聲赫老爺細听根苗：
自那日賣于魚長街奔跑，遇見了王大爺贈銀兩包。
他言說赫老爺要娶妻小，烏鴉輩焉能與丹鳳同巢。
百兩銀作聘禮民不敢要，望老爺把此事一筆勾消。

赫大寿：陸言，你見了王遠，可曾認得？

陸 言：倒也認得。

赫大寿：宋近，喚王遠上來。

宋 近：是。（下，旋帶王遠上跪介）

赫大寿：陸言觀看，可是此人？

陸 言：待我觀看，噢！就是這個王大爺！就是這個王大爺！

赫大寿：你且低頭。王遠，何人與你百兩銀子，強買陸女作

妾？（王远口中喃喃不作一語）呸！好一奴才，假冒吾名，欺壓良民，那里容得！宋近，砍了。

宋 近：（杀王介）

赫大寿：尸首撤下去！

陆 言：老爷快快收了銀兩！老爷快快收了銀兩！（惊惧介）

赫大寿：陆言，百兩銀子，乃是王远之物，帶回家去，你父女好好度日，日后若有我府手下人等欺压于你，早稟我知。

廉 理：陆言，謝过你家赫老爷。

陆 言：謝过赫老爷！

赫大寿：出去！（踢陆一脚介）

陆 言：哎呀咍！一語如山倒，摆头就杀人，哎呀吓杀人了！吓杀人了！（下）

廉 理：赫大人，是我听来听去，此事尽怪王远，与大人无干。今天学生多有不是，請来，請来，我先与大人赔罪！

赫大寿：好說！不是大人明言，險些誤遭賊拳。

廉 理：如此多有得罪，我便告辞。

赫大寿：奉送。

廉 理：免送。正是：（念）縱然杀王远，幸喜救陆言。

（遺詩稿下）

赫大寿：咳！（念）活活气炸胆，敢怒不敢言。

宋 近：噢！这是个什么？裏老爷，我家廉老爷走后，遺下个字貼，老爷請看。

赫大寿：待我觀看。这是楊娘娘作下的百花詩，命廉理批点，送过他府去吧！

宋 近：是。

赫大寿：回来，宋近，你看你家廉老爷过得府来，立逼老爺屈斬王远，只說这口惡气呀！怎能咽它得下！

宋 近：老爺莫要上气，小人倒有个妙計。

麟大寿：有何妙計？速快講來。

宋 近：今夜晚上，小人扮就廉府家院，手執鋼刀一把，杀坏陆言，搶來他女，將百花詩鋼刀遺在他家，天明地方官查驗，有百花詩为証，大禍便与 廉 老 爷 遺下，豈不报了屈杀王远之仇？

麟大寿：好計好計！事成之后，老爷要重重的賞你。

宋 近：我先謝过老爷！

院 公：（上念）領了老爷命，來討百花詩。

（白）誰在这里？

宋 近：做什么的？

院 公：我家老爷以在你府議事，將百花詩遺落你府，差我討取。

宋 近：你且少站。稟老爷，廉老爷差人來討百花詩。

麟大寿：去對他講，就說无有。

宋 近：什么却是个百花詩，我家老爷言道，並沒有見。

院 公：我家老爷言道，明明遺落你府，怎么沒見？

宋 近：沒見就是沒見，休得囉嗦，快去！

院 公：噢！这才奇了！（下）

麟大寿：宋近，这是鋼刀一把，百花詩一篇，帶在身傍，今晚暗暗去杀陆言，宁要小心！

（念）此去小心莫大意，事成重重有賞賜。

宋 近：（接念）老爷不必操心里，杀人不賞吹灰力。（分下）

第五場 陸言得銀

陆瑞英：（上唱紧攔头）

日落西山鳥归巢，一輪明月照柳梢。

爹爹出門音信杳，倒叫裙釵把心操。

陆 言：（上唱小帶板）

这也是小老时运到，天賜我两个大元宝。

麟老爷眨眼人头掉，吓得我胆战似水瀉。（齐）

陆瑞英：爹爹回来了？

陆瑞英：为父回来了！（坐介）唉！这才是福中有祸，祸中有福。

陆 言：爹爹去到赫府与王远对証，事体如何？为何回得家来，又说什么福中有祸，祸中有福呢？

陆 言：儿呀！为父随廉老爷去到赫府与王远对証，赫老爷將王远喚进前来，問的那贼閉口无言，恼恼了赫老爷，一言未罢，人头落地。哎呀！活活吓煞为父了！赫老爷將这百两銀子賜与为父，教为父拿回家中，父女好好度用。說是儿呀！这岂不是福中有福，福中有福？

陆瑞英：照这样說起，廉老爷就是我父女救命恩人，若到明天，登門叩謝才是。

陆 言：我儿言之有理，为父整日未曾用膳，造些魚羹，待父充飢。正是：（念）逢凶化吉时运转，

陆瑞英：（念）登門叩謝廉青天。（同下）

第六場 瑞英钻櫃

宋 近：（上念）領了老爷命，大胆来行凶。

（白）我乃宋——（搜門介）我乃宋近，領了老爷言命，去杀陆言，魚市第三个門樓子便是他家。来此已是，待我喚門，陆言哥开門来。

陆 言：（陆言惊慌上陆瑞英随上）儿呀！深更半夜，有人打門，定然沒有好事，我儿快快藏躲，待父再去开門。

陆瑞英：爹爹不要惊怕，开門看是何人？

宋 近：开門来，开門来。

陆 言：听这声青很生，我儿你先藏了，来，快快藏在衣柜內边。（強拉瑞英藏于柜內介、鎖柜介）

宋 近：开門来，我是廉府管家，奉了我家老爷言命，有机

密大事与你商議。

陆 言：噢，原是廉府管家，待我与你開門。（開門介）管家在那里？

宋 近：你向我处来，看刀！（杀死陆言介）呀呀！我將陆言杀坏，陆言的女儿不知跑向那里去了？观見那壁厢現有衣柜，我家老爷賜与他的百兩銀子，必在柜內，待我启柜，先取了銀兩。（启柜不开想介）且慢，有心將柜打开，只是黑夜漆漆，惊动鄰居，不大穩便。此間离姐家茶館不远，不免將柜背在我姐姐茶館，再好启柜。噯，便是这个主意，这般时候，待我放下鋼刀、百花詩，就此走走。正是：

（念）黃犬汪汪叫不休，情慮胆怯心发抖。

背上柜儿姐家走，为得銀子掙死牛。

（白）背他娘的背！（背柜繞場）哎呀好沉！来在姐姐茶館門首，待我喚門，姐姐開門来。

張媽媽：（上念）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打門心不惊。

（白）何人喚門？

宋 近：姐姐是我。

張媽媽：原是兄弟，待我与你開門。

宋 近：姐姐將門開大，这把我真背坏坏了！（進門介、放下柜介）

張媽媽：（打宋近一掌）好一奴才，我从前怎样对你講說，你怎么又做起旧营生来了？

宋 近：姐姐，我沒作賊，你先把門关上！我再对你說。

張媽媽：你且講来。

宋 近：提起此事，为弟也是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姐姐，你附耳来。（耳語介）

張媽媽：噢，原来如此。只是你將陆言杀坏，你家老爷必然又要杀你！

宋 近：呃，我与他办下恁美的事，我家老爷岂能杀我？